

咫

聞

錄

咫聞錄卷十二目次

劉士範

謝應龍

山陰秀才

城隍廟鬼逃監

水鬼報冤

周大司農

張封翁

義犬

起家不正報

珠姬

城隍娶妻

李五

五通神

邑宰同廟神掉海

騙二猪害三命

鴨卵珍珠

杜友

向福來

沙包先生傳

殉國名臣

咫聞錄卷十二

慵訥居士著

冶垠山人定

劉士範

劉士範浙東定海庠生乾隆年間人也家承祖父之豐絕鮮統綽之氣忠厚慷慨迥異恒流恤困拯危不事俗尙寧郡瘟疫其傳染也如水之趨下其蔓延也若火之燎原一人起病一室攢眉一家抱疚百鄰蹙額親戚避不來往友朋遠

似讐敵害是症者鬼魂附于病體或笑或歌或
怒或詈聽其音盡屬北音審其言無非索食食
之不逞其意猶假病口責其輕慢禱之須滿漢
嘉餉豐潔勝饌延道祈禳招優歌舞陳必恭薦
必敬不敢稍有懈弛庶幾退而就安適劉之至
友其妻寢瘟糊言亂道滿口北音劉聞之急趨
過探衆阻其行劉曰所貴乎朋友者無非疾病
相扶持耳今病而不往愈何見面且瘟疫由五

運六氣旋轉而生此天道之恆也病是家焉知
不病我家我避人焉知人不避我乎于睦婣邨
鄰之道大有關係遂逕謁之見病勢洶湧劉祝
曰某乃寒士力艱享客吾當爲代舉之歸家卽
整備蒲席五漢席五肥爾義牲潔爾粢盛彩勝
盈壇楮儀咸備招優邀道掃徑淨門如宴大賓
狀劉焚香過病家請鬼踵宅必恭敬止自朝達
旦始竟其事友之病妻忽呼夫曰某等已受劉

生厚席富卽去矣爾應往謝友卽彈冠整衣過
劉深謝次日妻病若失後劉延鄉師教讀子孫
師患藥不能回之症家人婦子議送師歸劉曰
其病固重病之者猶冀其瘥若卽送回恐益增
劇或曰人各有家尊宅雖博不便怕外人之喪
劉曰旣爲我家師卽與同居相若何必以此避
忌遣迎師之妻室過家侍疾進藥不踰目而亡
劉爲之置衾成棺殮殯于庭開喪出葬化消亦

夥一無難色又一夕跼進劉院課讀未已跼俟其睡而進之倚門蹲踞倦忘所以鼾聲大起驚聞者告知父兄輕啓而視跼竟安眠劉禁勿響驚其寐令廚夫煖酒畧治小食攜錢五串秉燭而呼跼醒眼朦朧鞠肱求饒劉曰子不必驚惶也夜深已久露臥受寒吾有酒可飲之子因貧而行此末計有錢五串贈爲微資尋小賈以糊口毋再爲不良以干國法跼伏地叩謝飲酒頌

錢而去自後逢時鱗初出劉之廚室洞門恒檢烹之初亦不解其從何來也亦無處訪查至劉年六十跖饋壽禮同錢五員劉以素未謀面不甘輕受跖陳前由始知跖得錢後痛改前非力作細賈已成小康以禮報德並知廚洞嘗有鮮鱗卽跖爲肩賈順過其家感情而時獻也聞劉之孫以總兵官干聞他皆入庠食廩云云夫天下仗義疎財者類皆好名就義而干趨利避害

之心終不能移若劉生者覩人之裁若已裁擔
人之事若已事交人以誠格人以德斯亦三代
後罕有見者真可爲賢良方正者矣惜乎不逢
其時未邀微辟余特記之以爲當世法且恐其
久而泯沒無聞焉

謝應龍

乙謝應龍者非真應龍也山陰人本田家子曰
不識丁年三十餘尙未娶室祇知耕耘以圖飽

煖奚異錦繡以炫鄉鄰一日詣郡納糧憩于茶
室有相士見而奇之輪眸三四次拱手而對乙
曰相君之面必有異遇小亦得四五品之官胡
猶從事畎畝曷不棄耒北上歸而謀諸族侶戚
友敵面皆湊其趣而稱其必貴退後皆笑其癡
而譏其妄想乙更忻忻得意寤寐反側憶及輦
下有從叔應龍爲部曹掾盡往投之與籌進身
計于是摒擋所有裹糧入都至則應龍已役滿

議敘退居侯銓家景蕭條老婦及僕三四口數
米而食應龍見乙至顰眉蹙額而問曰子來何
爲曰赶功名應龍曰談何容易小功名雖以辛
苦得之然非金不可數年前來尙可爲也今自
顧不暇增爾一口已屬費事何能爲爾籌進身
之階乙泣然流涕頰曰旣遠涉來京我與君弔
影孤單情同伯道彼與君年齒相若行居姪班
視其人尙誠樸曷雷之以觀其行果好苦數年

得銓一官俾作繼子未始非計之得因曹寓焉
乙悔悞聽相士之言致離家廢業作爲閒民居
數年僅習京話一口畧識之無二字仕宦之心
不特竟成死灰且欲如農家之作息唯我沾塗
泰然竟不可得無何應龍得選四川某縣巡檢
偕赴任道出荆襄應龍病卒乙嗚咽向鷄首思
赴水以盡老僕見而阻之謂主母曰事至此生
不能爲生死不能爲死甚無張皇慟哭方有活

理否則將爲異地乞人無葬身所矣此間幸靜
僻無人莫若埋屍于近處以誌之卽將姪替爲
官誰其識者倘一年兩載積有盤費便可告休
扶柩言旋鄙見若是乙曰儘可使得僕曰設不
幸而事發爲之者肯自認主謀伸首受法乃可
否則吾三人要領難全又何直焉乙思暫得一
官雖死何憾且死于無名不如猶得一官遂信
誓自認履任後竟無一相識者越二年橐囊光

潤僕商歸計于二人而有新觀察瓜代者真謝
應龍至好也甫下車各官叩謁獨傳謝應龍見
而咤異問曰爾是真謝應龍乎與履歷相符乎
曰是俯首不敢仰汗流浹背叱之出一經旋署
母問見本道乎因述答問語母叩本道姓名乃
爽然曰幸已幸已當晚攜老僕同入郡城晚漏
二下遣僕投名求見觀察喚之入見你謝應龍
老僕令畧陳所以觀察咋舌良久且令明晚主

母進見事乃大白涕洟撫循命速回恐事洩累
重計無所出時關外苗人多自扛上綱遣官爲
之調和歸受贖儀寢久使者索擾不貲苗厭苦
而銜之其年僞爲內擾意俟遣員來時殺官謀
叛觀察未之知視爲常例委乙充和使意在藉
手得贖卽令告病旋里以滅僞官之迹乙亦欣
然而去初乙無室人有土司女主以寅好與乙
通是夕往敘別女司偵知顛末謂乙曰君此行

以爲美差孰知是大害苗子者將因委員需索而反其自扛假也顧君幸與吾好可無慮且以永今夕明當爲君點土兵襍土人梟健者數萬人隨君伏關內不十里某山之關君到察言觀色一宿卽奔入關內彼兵必追而我軍突出當其衝可盡殲之事定非徒無害當有功焉乙惴惴往果幾入虎口先機逸至某山而苗兵逼至伏兵盡起苗出不意竄者不敵殺者之多擒其

渠魁復干觀察郡境上下莫不服其神速督撫
敘績報舉

上命引見乙本粗率述及得意事忘其所以手披
口道指陳形勢侍從叱以不敬

上曰彼一巡檢小官能預事設謀無煩一旅之師
邊疆賴以畏帖姑容暢說毋禁嚴寒

賜貂皮褂披而陳奏

聖心悅豫發回以同知用于路加陞知府是役也

全省風靡邊苗惴懾上游善視同僚憚心謂應龍有出人不測之機居然一省能吏數年間富不可言而所謂真應龍者已遷歸故土嬖及老僕均爲異物女司伯觀察亦因是晉級乙恒以御賜貂裘炫耀同官無不頷之緣事掛議乃賦遂初田居十載鄉人盡以應龍呼之無有議及真假者田園遍都邑列屋則美妾校童雞豚速客任卹鄉里外惟物色相士思一酬之久不能得

乃遍訪西湖天台雁岩諸名勝紅塵之路亦忘之矣某年

上南巡應龍以曾蒙不次恩隨例迎

駕

上見其名似甚熟然命宜履歷加特恩謂如此人才詎宜以小被議卽置投閒顧諭大臣遇知府缺卽補用明日按揚州府報丁遂以授之居方而者又十年履繁華荷寵遇年六十餘乞休歸

此乾隆年間事然行險徼倖論其命之佳則可效其事之爲則不可也

山陰秀才

山陰秀才某年三十外入鄉闈文頗得意至三場剪燭對策同號生聞有女呼其名者而某獨不聞呼之數四號軍大聲呼誰是某者某乃聞呼而驚旋見一嫗女入號曰爾可認得我是爾母答以我母現在何復有母曰我是爾嫡母爾

是繼出將我忽忘爾有姊嫁某處孀居貧苦爾胡不相顧謂非同胞所生爾罪滋大我於畢命時爾父不仁不與繪像今我遇祭祀不能與座旁立待餘爾其忍哉答曰姊氏不周濟是子之罪至像則無從繪起且亦不知陰間之事曰然則爾懸父形而獨遺我不之省憶且爾母爲繼我爲嫡此而不省具無人心何讀書想中之有我雖沒姊在與吾形甚肖可就其形而繪之俾

我與享又須頻頻恤姊我始釋汝否則休想功名某乃叩頭悔過一一依從嬭忽不見言時聲聞同號下科獲雋自此生逢祭祀懣乎愾乎儼若靈爽式憑肅然起敬焉

城隍廟鬼逃監

鎮海縣北城西角有八角石亭外俯海塘名虎皮塘內倚城角建觀音庵尼僧居之人踪罕到田禾襍樹蔽焉恒有帶髮脩行之婦女裏糧佳

菴名曰修靜其來往者無非僧道蓄髮與祝髮者若姊妹行一日時當溽暑園坐晚膳陰雲雷作忽霹靂一聲一蓄髮婦人探臂坐板椀覺一物驟入陰處顛厥倒地不醒人事姜湯灌之良久能言云不知何物被雷追入私處今肚內發脹不可忍延醫不解飲食不進肚俄然大至一石瓢親夫暨家屬集焉唯有待死而已越四日延道士設法不效內一道者云此必係鬼魅爲

雷所擊慌張失據得縫而入雷乃無可奈何聞者解頤正在發笑女肚內作聲嚶啞細語漸漸可聽說我係城隍廟監獄內鬼某人也是日修監我乘虛而出逃至海塘躲匿無可依栖過一宿偷上城八角亭伏住邏卒無地捉我歷有十日被雷追急跑到巷中投入此腹悶氣不堪不能退不能遂今又五日我情愿出來但有惡氣重重漲急蔽住無路可走道者乃曰得之矣可

急被香燭紙馬我作訴文僱轎使親人扶之到
城隍廟焚燒禱告當于事有濟到廟扶之跪訴
文燒起而病婦啞喑一聲便收滿地昇之歸而
病愈婦人三十外許離城二三十里滿城如沸
觀者如堵廟內廊廡果在脩葺陰府有獄能不
信歟嬾人出魏亦莫甚於斯

水鬼報冤

鎮海薛應鍾頤而長武生也人爽朗不羈兄應

旂一榜爲山西縣令清風兩袖故應鐘亦不隨
任兄死家業蕭條食指頗衆不得已爲操舟業
出資造船販貨營生其年船至乍浦風緊浪簸
難以到岸恃已有力便立船邊持篙督同駕駛
被伙伴聳腳船側落水身死衆伙圖財將船折
燬賣貨事分報官查勘寸板無存但有信轉無
一人回里後有風聲貨且有人買去伊子疑而
控之官本縣爲雲南周霄亭先生准其詞牒諸

城隍應鐘入夢告其子云吾已控之間羅准其此案自行罄雪但陰魂不容易到此一回恐不能再來爾可在水門外逢節燒紙錢銀錠及沉飯菜等使我不餒我伏在水中以城內邏卒利害不敢入城故耳待我案定不必投食水門明日向縣主稟呈此夢縣又牒至城隍人犯總不得到將近三年洋山廟酬神演戲多出船戶一日當午忽於稠人中一人倒斃自言我是薛

應鎖也被你推我下水我三起你連打三笞將
我沉沒鬻我貨折我船良心何在我今奉城隍
爺帶我到此拿你言畢已被伊子趕到捆送至
官一訊而供出實情立正國法後其子又夢父
來云我在水門下匍伏三年真好苦也虧你有
錢有飯不至於死今出頭且超生矣此事謝友
憩真與之同城目擊無虛

周大司農

山陰大司農周諱長發登賢書偕同年及武舉
某三人北上道經山右投逆旅只樓上下二間
主人謂樓不可住剩一間嫌窄奈何周姓黻黻
而貌淩朴愿人也因覲樓上牀几畢具無纖塵
似未斷人乃居兩人於樓下撲被登樓攤書獨
坐夜深方倦見壁間冉冉雙翹下繡履珠襦年
可二十許風神嬌秀明眸炯炯若將施禮又羞
澁若不欲前諦視則恍然另一間精室坐而請

曰妾誠女子非妖非鬼亦非狐魅一流居此已
二十年餘先生博學端方盍移步入幃一談今
古周本口訥不覺技癢乃步入房致相見禮女
舉止端雅無一些輕俗態周肅然起敬女曰古
人之書糟粕耳先生所知然不讀不知其事誠
去其跡存其神事去而理畱人往而事傳其中
有天焉弗滯斯得竊謂自開闢以來陰陽定位
男女何分之有唯能分而爲二亦能合而爲一

人也而天斯在矣俄見小鬟自壁中出焚香爇
燭者執香若安置者望壁間居然門也裏室百
事具列出入襍遯皆童男女韶媚都麗非人世
粧肴核酒醴陳設磨至頃刻一新飲之啖之皆
不自主疊疊清譚出入經史辨駁出人意表周
方私念如得此人時常晉接實爲良友女輒曰
緣止此耳或復續一宵尙在未定宵分旣久命
各安寢就寢而旦矣主人知周獨臥於樓侵曉

來覘動止問樓上人無恙否與二人者同叩門
周方熟睡力叩不應主人云命之畢矣乃破門
入撫牀則鼻息如雷急喚乃醒周曰我寐方濃
何相驚至是主人訝然去二孝廉問所聞見周
爲具道宵閒事天雨不能就道武舉欣然曰今
晚讓我上樓如復來當效楚襄王陽臺之會并
請周郎貌陋不解事事此奇緣可惜晚乃共燭
登樓秉燭待漏一下瞥見香閨洞開佳麗娉婷

倚燭坐某思念不與之近不狹也步入月門女
如不顧啓之以言若不聞謂可狎也將偃身於
其側甫移跡麗人亦起曰獨酈鬼命將亡矣何
敢無禮煞時昏黑若被執持者乃猛力竟無所
施其技虜遽狂喊樓下人固未之寢急上見某
粘諸壁無能動移拉之不開用姜湯灌之漸漸
乃甦移時下樓周以逼仄仍上樓睡意亦殷觥
方坐定而彼室明光如月奕奕射人則彼姣婉

變而來問何以易獨腳鬼至周不解云何女曰
昨所云陰陽之道一而二二而一唯君足以語
此須臾雙鬟具茶菓几間羅列無算香美得未
曾有周本善噉噉之不完心以爲異而席間空
矣人亦杳不知所之諦視則仍屬已所坐之所
因唏噓歎其幻妄悔已心不誠致纏此祟此番
北上良非吉兆早起趕行怛悒悒焉試畢擡高
第入詞館而武舉某者過場舉刀矢手壓足斷

折跛而抵家不逾時而卒

張封翁

山東海豐縣張翁康熙間人忘其名前河南藩司名鎮者其孫現部大臣名映璣者爲曾孫初翁單丁耕數十頃地地播麥一年而獲倍收將收割時出召賣地人以其地倍收田良而價重交價後麥乃登隴庾庾穰穰如坻如京翁將所得地值築場墉建倉廩實之不羅姻婭有議之

者翁曰非爾所知也地獲倍收地力盡矣來年
必歉有財者豔其地價必善若待荒而售又何
人過而問之此是余爲己之學積之不蠲又非
圖利我地歉未必他人之地不歉則是荒歲在
目矣設不中吾言吾復地不難設不幸而中吾
言吾將儲之麥以賑饑饉豈非一件大好事人
生百年怱怱易盡吾藉祖宗之福未嘗凍餒僅
一子讀書所用幾何子孫飢寒不足慮所慮者

無德以貽子孫耳明年果赤地千里籽粒無收
道途多餓殍翁乃開倉發賑活人數萬子連捷
選直隸某縣清正無比真乃不染一塵家計將
落少君在任計無所出明年大比跪告曰兒看
署中日積虧空將來奈何今年大比思不歸鄉
試願往京師求某年伯力得邀倖一中可以出
身兒意如是不識父意如何父曰可年伯旗下
大臣一見甚喜問父安否外此來何事答以將

就北闈曰吾姪此來甚合吾意吾三日後卽有命下將爲河督吾無親人在在須用得人功名不必三考爾同我行不愁不富貴但須努力自愛耳越三日果命下卽啓奏以張鎮假主事銜爲前驅先三日往半年許河工大億

聖祖純皇帝委大臣親往勸督辦理一日正會諸大員從長計議都無妙策張以小委員跪陳指畫侃侃中肯各大臣喜依議行事河乃治功藏后

保奏以同知用薦升至河南藩憲而終焉不知
河工難於熟諳張効力半年胡能盡曉半月前
查河遇雨偶避村莊雨不止門者報主人畱宿
待食主人者先達老翁近河居數代謂之曰老
朽退居幾十年所籌策者唯河工一事今已繪
成圖冊待其人而後行看你官兒雖小品可不
凡今授你以書可細細揣摩洎會議時得此書
才半月耳此真天爲之豈人力所能得哉封翁

一舉科甲不絕子孫綿綿並膺異數余見其圖書一章曰祖孫父子兄弟叔姪科甲之家噫盛矣其由來厚矣

義犬

四川江津人某甲身繫四百金清早出門幹辦急事行路亦急一氣跑十里外回頭見家犬尾之而來謂犬曰因爾每行必跟我殊屬多事今我須遠走百里外是以將爾閉置房中且不教

食爾今如何又能同來將來必力乏而死斤之
轉不去猛踢兩腳狗乃解意帖帖然去甲又走
十里許回頭見狗仍在因解橐中所藏乾菜飼
之銜食尾行緊漫相從行至百里外甲力疲而
倦因將次可到乃少弛而坐犬亦旁侍而蹲無
何甲乃悠悠睡入黑甜鄉固不知日之將暮也
已而目已沉西野火候近甲鼾睡不醒任犬號
跳終不之覺犬乃跑溪中滾入水中一身濡足

上主人睡處四周攬草使濕如是者不知幾次
甲仍不知覺火將及身大啗其辮而曳之甲乃
醒翻身起視幸月色微茫急急趕路犬暴蹠而
號甲不審何爲忽記銀包尙在草堆拾時始知
草四處皆濕感犬之義不覺淚涔涔下呼犬同
行犬走不十餘步嗷然一聲倒斃在地甲乃推
入坑中還時葬之且立義犬石以徵之

起家不正報

浙某甲家室數口日不聊生杭海至仁浦數年
不歸家無音信妻小凍餓亦不知其所之忽一
日挾資而歸稱富有焉置田產起屋宇本無子
是年妻得孕生男其驟然亨也里黨親戚本亦
疑之家瀕海門對江流生子之夜有撐渡者見
一女子呼渡亦不詢其誰家眷屬船攏岸停舟
索渡錢而女起忽奔逸舟子追俄見披髮跣足
涂污泥中行履如飛疑而尾之不敢作聲頃之

由中門而入聽屋內人聲達外亦不揣其所以怪之明日登門探望則知是夜三更產一子及其長也頭梗無狀家遂敗落十八歲而此子以病死凡所有蕩然一空鄰人知此怪事有在乍浦經紀者詳知甲負婦之約罄其家逃歸乃有此報又湖北孝感縣某乙放官債至潮州海陽縣丞署本已清還利尙不足因此遲遲不行初冬天冷隨身小子以嫖妓到孑然一身屢求幫

助盤費回省不但不允且辱罵隨之以至對打
對罵習以爲常同處者見慣亦不之勸勸亦不
依一日小子持刀候門傍晚相逢連掣十一刀
遍身血污如猪鳴狗吠一夕而卒明日縣令委
捕聽點驗衣箱內有小脚紅繡鞋雙聯荷包相
思錢鴛鴦帶白玉手串精王之極另裝一小箱
內餘皆猥褻之物時聚觀者十餘人咸疑其資
本來路不清必有苟且勾當此兩事友人謝憩

真目擊耳聞均屬信有爲連書之以昭天理

珠姬

校書珠姬者公子畊香暱妓也姬雅淡好靜見人恒著澁不語而一種溫柔態度若近若遠迥與佻達者不眴客多憐愛之有望之不得近近之不得歡相與歡而未得其意或自謂得其意詡詡鳴於人以自矜者均非姬意也以故名稍動韓江韓江妓多舟居姬固陸處門庭爛然

然而姬心厭之有擇栖之志以受東於鵠恒恨
不能自主怨不添兩翼云年十九恐節過芳菲
倉猝得一人偕之逸機不密爲邏者所獲染淚
春花傷心夜雨單鴛獨鷁恒悒悒焉鵠目瞽姬
姊妹行者三會一以私逸未遂自鵠死鵠慮二
人者終非其有謀出鬻於人姬得褊褊子溥有
家資而人不韻委禽而去姬何去何從正如飄
風之隕籜落絮之隨緣雖非心得梗只隨流此

中正猶豫不決而公子忽遇於不先不後之間
初亦未甚浹洽繼密甚籌諧匹計欲悔前約蓋
雖先訂猶可郤公子未之決而前約者來踐盟
焉姬與公子跡斷心連跡連事阻啜泣漣洏於
邑於牆東窺竊時有不能自勝者兩心如一姬
謂公子曰抽刀斷水自成流倘一日者作合
浦之還耶其匱諸舍諸公子謂姬曰掌中珠墮
地仍圓有不拾之而更憐重者誰歟無何襍

人載姬去芳訊之來唯言珍重而姬入門匝月
受制於姑與大嬖不唯不諧瑟琴之好且甫入
門卽去其紉裳易之布素置之暗室作厮婢看
公子聞之恨不得崑崙奴挾之而出顧徒悶悶
未有術焉出火坑入火坑姬之謂也憩真謝生
感其事爲記其崖畧且綴之以詩云深巷重門
小玉家朱朱碧碧一叢花春風不鎖桃蹊徑誤
賺劉郎醉赤霞赤霞高處赤心傾白日丹城不

可更但使同心結莫解黃金雖好妾能輕一任
東西清水流安牀支枕慢重頭妾如勒馬懸崖
住卿似卬須我友否不慣迎人頗識人誠求默
默已多春羞無邂逅虬髯客倘有沙門辟易行
知音千載憐紅拂故轍難承勢莫能空抱兩心
天地久黨家風味我何曾好歹因緣强笑迎誰
知轉轉似三生候門遮莫深如海肯禁良宵一
夜行誰是憐孤徹肺肝也知爲我意忘餐如鴈

如月君休疑併作陽臺未曾看一種愁腸萬種
懷蛛忙蠶繅爲誰來出籠未得西來計宛敕歌
成弦不開又八首春歸猶自覓芬芳如意初還
閨淡藏誰遣巫陽真人夢驚看滿室有輝光吹
蘭氣果有奇芳那不黃金屋裏藏若使大秦明
目比應憐照乘有餘光已教邂逅得卿憐牢綰
同心結子圖但道珠孃珠樣白不知心與石同
堅故故生愁故故憐憐佗月缺復重圓暫時離

索猶難遣怕不膠粘金許堅珊瑚樹碎波誰許
無復鴉兒獲落巢忍使智城都作淚啼痕點點
爲蘭交琴焚鶴煮唾壺敲未許良百擇木巢卿
自傷心儂自悔不如當日不成交說來儂也覺
心傷搔首關情幾斷湯象岡其珠何處覓頓教
陸海各分張不是多情不解傷風風雨雨轆轤
腸此生此夜煩牢記悔却當初見主張

城隍娶妻

嘉慶初年合浦縣宰李某翰林出身有幼女纔
十二歲秀雅靈慧恒自尋趣于花木陰深之處
一日忽不見命僮僕奴隸四路尋索三日杳無
踪跡第四日有詣城隍廟燒香者見神龕右手
旁卒旗裏一物揭而視之乃一幼女推之不動
撫首尙溫問之不答不知誰家子女衆皆喧嚷
爲奇守廟者知縣有失女事報之官遣丁僕往
看認是小姐官親詣廟攜抱而歸灌以薑湯始

甦問何爲而然答曰吾在後園閒遊見一婦人
以時菓招我隨之而去帶至敝厦危樓朱欄碧
檻伴我逍遙且時時有食啖我問何物答以麵
食皆有言未畢嘔吐而出皆泥土人遂發熱面
赤神昏舉室皇皇李縣之妻詣廟行香求神庇
祐是夜更深忽報城隍爺拜會李某整其衣冠
出堂迎接儀仗服飾如陽官狀彼此行禮各通
款曲茶至請飲似啜而茶仍盈椀心異之思陰

陽相隔何意公然晉接莫非命限已窮城隍曰
使君正欲有爲于世無起末念吾正室已返陽
界令媛與余有夙緣當爲繼室無人可以作伐
特來自爲媒妁面訂吉期三日後卽迎娶矣今
同蒞一方又班居半子將來地方疑事自易雪
也卽辭去果至三日幼女無疾而亡其妻悲哭
倍至李某竒其事與妻商之曰女死亦由數定
傷悼徒然曷不竟作嫁粧塑一神像同供后殿

將來遇有疑難案或可望爲指點其妻然之遂
動工作擇日鼓樂喧街彩輿耀目衣匳粧具無
不齊備迺送至廟升座開光珠翠明璫宛然如
生舉國以爲美談齊民演戲數日爲賀後李某
在任有神明之稱蓋由此焉

李五

李五鎮海人面黑肉橫眼凸如卵恒若怒然見
之者似有畏憚家極貧不能餬口人厭其相均

不肯收以爲傭乃投入快班充當馬快恐嚇訛
詐遠勝干夥致快頭得賍多于往昔欣其智之
巧而機之速使上堂應答官府無不周到數月
點充頭役聲勢日大衣食漸豐強占人妻計奪
人產訛詐銀錢令人賣男鬻女居然與縉紳酬
酢正在壯年忽患惡疾臥牀痛楚家與城隍廟
鄰近自云城隍爺把我重加拷打三日一比或
自撲于地或覆臥露脣初則兩腿青黑浮腫繼

剔肉落骨見日夜啼號其屋臨街過者聞之咸
謂李五惡報菩薩有靈廟中住僧夜夜聞大堂
喧嚷起視寂然一夕潛身早伺見燈燭滿堂披
枷帶鎖者不計其數忽聞喚李五名不見其形
而行杖呼痛之聲充塞于耳俄又聞鬼卒稟知
李大帶到李大亦馬快也其逼人鬻女謀估賊
妻雖稍遜于李五而側目忌彈者恰也不少僧
于次日不敢聲言而喧傳李大當午被鬼一拳

打倒于路自言你如今走不去了扛回一夕而卒李五亦同日斃吁貪之一事人人有之能稍知愧悔天亦不加之報此二人喪心病狂之事忍心害理之謀做到天怒人怨而報應到矣彼立身于世者可不知所戒哉

五通神

奉化縣鄔姓世業儒小婢子年可十五六黑而醜主婦韶秀而豔婢固依主母房中宿忽一日

婢不見四無資處越二三日老婆子取薪甫開柴房之門聽有窸窣之聲不解其故啓薪而婢予木立柴把中如癡如呆曳之走亦走問之不得以薑湯灌入卽吐出泥身盈碗始能言曰那日有一老人如仙翁狀青衫方巾招我去不知是何地我飢便餌我以餅今餓甚乃與之飯至夜臥宿主房房中物盡掀翻主人夫婦起視呼婢不知應門扇零物一一照前部署無話明日

小婢又不見覓至原處依然木立用左手撲之
三數遂甦正在罵詈間所謂老人似仙翁者居
然在樓簷上手攜白摺扇貌亦在老嫗間房固
在樓上因上樓擊之不中亦不動閑動多人俄
而不見俄傳竈下火起救方熄而物仍如故自
是無夜不在房中非婢卽主婦自言自語或作
食物聲或穢褻聲主人無計可施明日糾有膽
力士圍守於房用炮銃伺之忽樓下火起羣向

救火而主婢二人若不覺焉明日飯熟啓視之
污穢盡雜其中不可食諸多虐擾延道士齋醮
另設芳筵美品如飲大賓主人肅衣冠拜跪胥
酒晉餽合室人無大小禮拜一日夜而擾之如
故仙翁者不時現形且于暗中有言語聲聽之
不甚明曉一日主母挾婢逃至母家母家便諸
事不寧或響或動或擲破其物或火燒衣服因
遷躲僻靜尼菴而吵擾更甚主人之力竭矣財

亦耗矣約半年所將婢賣與慈谿縣鄉村主婦
安矣慈邑鄉人擾之不堪轉售無人肯要還是
婢干路路人亦不敢交接爲乞丐而主家恬然
無事焉或曰此五通人也行干浙東過錢唐江
則無

邑宰同廟神捍海

鎮海北城之外有虎皮塘十里望之如重城所
以捍潮而衛城者築於乾隆十六年知縣王夢

弼由西蒲州府人以是年海潮獨大舊塘低而
損潮大衝塘塘倒衝城城陷海水湧入半城民
不聊生之際王公焚帛禱祝願以身殉遂裸衣
褫帽欲投身於海衆民攔之至夜見有兩大燈
籠一東一西行於半空燈上有林府二字衆目
同見潮勢以漸殺而退縣乃稟聞於上謂非大
工程不足以濟蓋鎮海一城濱於寧郡之東海
之盡處賴此塘以安寧紹兩府所關甚鉅督府

據數稟奏聞准可委前總督方名觀城親詣勘
估一年工峻而王公以勞瘁辭官抵家卒百姓
哀之爰起生祠附於土地廟之東序蒲州人尙
有往來於是地者謂其卒之日與生祠進栗之
日正符合廟祝於是夜之半聞外各有呵殿
聲喧呼熱鬧潛起竊聽並窺見庭燎赫奕役吏
趨蹌如新官到任狀王公科甲出身清正無比
美政不一善詩文愛民如赤當潮決時勢不可

擋先詣北城之內林廟站腳因祝告廟神曰爾
居此受香烟血食民將爲魚籠我居陽你居陰
爾亦不常束手坐視是晚果見林府燈籠飛行
捍潮民人亦愛敬如縣官縣將此事合稟於上
亦邀敕封爲侯侯之事更有明徵者一鎮人爲
皮匠於温州歲底將歸遲無船隻正在倉皇一
小舟老人揚帆欲走問之謂到寧波便請搭船
下船老人曰爾但合眼不開看便可到家過年

如開看則不能矣莫自悞乃合眼而坐但聞風
浪霍霍然俄頃間云到矣開眼看已到鎮之馬
頭納船金不受曰我有蓮子一包欲送北城下
林姓獨一間屋子便是須爲我送到我又欲開
船回矣皮匠度歲後元旦日尋北城林姓全無
至廟中歇息見神象儼然乃悟遂將蓮子播於
廟前池內至今蓮花獨盛

騙二猪害三命

鄞縣東鄉大河五十里而遙沿河聚落大小不
等一小戶濱河矮屋數間夫婦子三人居之旁
鄰相隔不遙亦零落稀疎一日父子二人小舟
載雨豕入城距家二十餘里早去晚回抵午到
城之東關外王家墳頭挽船父令子在船看守
豕物不許上岸玩耍已往行家售豕登岸時又
回顧船中叫其子名將所帶小紅桶拿上與我
好買飯來與呢喫半晌時有人呼其子名子聞

喚答應其人將紅桶一个交其子曰桶內飯與
菜是你父叫我送與吃子見紅桶相若遂信其
說曰猪已賣成得錢若干爾父現在行裏喫飯
叫將兩豕交我二人扛進行中少停你父攜錢
回來便好開船回去還有搭膊一个也叫拿去
裝錢其子見桶內魚肉思食急信之不疑將猪
交二人扛去不一時其父帶扛夫並售主來船
估價猪已無矣詰之答以前二人來云云紅桶

飯尙在其父看桶果然一樣無二無怪子之受
騙也泛棹回波於邑無奈行至半塗自思解目
前之急者惟此二猪猪失而急從何解怒子貪
食誤事子以父不該上船言近頂撞氣極提槳
向子背打去登時殞命其父一面哭子一面搖
櫓抵家已日暮矣妻曰何隻身上來夫坐而不
答但垂頭喪氣而已婦知有變急往船看乃一
子屍並無錢文哀號大哭曰吾所望者惟此子

今失所望亦不願再生矣沉水而死夫待良久
不見妻回支身出看妻亦無踪知其必死亦自
懸于樑上居鄰隔遠因暮夜無人出入迨曉而
見屍浮撈認其妻踵其冢而告之夫懸于樑又
見昨往城賣豕之舟尚未卸篷登舟而視子亦
死矣村中姻友咸駭一家同死之奇若報之于
官必追究所因無言可答官亦不肯只此完結
某等受累無窮不如乘此無人知覺收三屍而

埋之某等均鉗口勿揚密不外聞可安枕無擾矣泊對年六月赤日薰天當午忽朵雲矗起燥雷震烈於盛店橋東西兩岸擊死二人皆跪土中如植立然一人有雨傘一柄一人有搭膊負錢二千衆視之則均有字記顧不知死者二人爲何地人又不知傘中名姓搭膊字號又爲何地人地方以無頭事亦不報官次日該鄉賣猪者鄰右路不隔里許聞雷擊之事可異乃特來

訪看已疑有此案至則見兩遮名并搭膊字號
乃一一說出二猪頭三命之案剛剛一年而週
雷擊二人卽王家墳頭爛匪云此事陽官不得
而察陰曹乃誅極焉天理不已昭昭乎更異者
一匪從南來一匪從南去二人均帶一証左使
衆目共駭而一霹雷二人齊齊植立且霎時雲
去雨收天仍赫曜此亦吾友謝憩真所目覩者

鳴卵珍珠

潮州東門大街一襍貨鋪暮則鎖門回家飯而
後來一夕息燈將閉門見店內火燄騰起駭極
趨視則無明日又然因不起燈靜坐火燄復起
鄰人齊至則微微而熄怪之連夜試皆然諦視
則在鴨卵筐上起滅乃逐一分置各處見一卵
光漸漸起掩覆之明日剖之得一顆明珠較黃
豆大而色紅閔然郡內一鹽商免人求售出二
十金鬻之夜以火照則隨火而轉儼似走盤珠

而實非珠走光依火而轉也商自得此珠後生意順遂其人死珠無覓處空盒存焉

杜友

廣東惠來縣署內有久經封鎖空房一間無人敢開問故不知始于何時嘉慶初年有刑席杜友嫌臥室窄狹強欲啟以居之東人阻曰前之閉者有由今之開者恐有變寧循其舊之爲安也杜曰吾辨刑名生殺之權卽我操之何懼鬼

魅竟開入佳兩日寧靜無異杜自矜胆大而嗤人之畏憚得意忻忻第三日發躁顛狂諸般無狀鋪陳出館事脫閻羅召微命卒此皆小人得志而狂悖自招其禍奚足惜焉憩真謝友論曰鬼神居幽亦欲寧靜彼爲幕者當知律法不外情理乃明知之而故犯之有不照豪強勢奪而殺之者乎

向福來

粵東新寧縣鴨頭墩向姓聚族于斯其先世名
福來者年踰五十終窶且貧僅一子九歲不能
言自歎老難挽回子啞又難習業只可委命守
數而已一口蛋婦攜魚進村呼賣啞子忽開口
招其至家求父買之福來喜極曰吾千方萬計
誘其開口而總不能今見是婦何忽能言寧乃
仙女乎詢其下落深識其夫看來啞子與蛋婦
有緣邀之入室待茶款酒令子拜爲義母而蛋

婦之愛同猶子常常過看福來居僅一房坐臥
爨炊接賓敘客均在于此適間蛋婦送魚于義
子坐而談心見房角堆積退灰火星露出囑砌
圍欄免致火患福來答以無錢構磚蛋婦言漁
網打起海中青磚日積月累雖在泊船處所不
少卽往肩二三十塊砌好不料日久火箝擦去
磚面露出黃色如金因不識真假乃持鐵刀砍
下一小塊往舖易銀果是真金遂假意從新造

竈又往泊船處所肩磚數十塊自後或一塊或二塊陸續運盡福來富甲新寧今傳至十餘代猶存一塊交族長收藏不許遺失逢祭祀排列几案稱祖所遺以示後人云古來無心之遇卽爲有意之緣者天遺之也若此事可徵之矣是磚積非一日竟無人識破使相隔里許之向福來得之從知富貴利達之事非可強以求之也

沙包先生傳

先生何許人也越其姓廐其名沙包其號焉質
尙渾噩性近溫和微軀半類葫蘆任事全憑把
柄浮言不聽固殊有耳之鐺覆餗無虞詎同折
足之鼎緘其口而才多蘊藉虛其腹而物受涵
容潮厥甄陶匪由景德觀其製作絕異宜與遇
飢寒以溫衾常旦晚而熱中工價則省而廉體
用則便而捷黃梁易熟喚醒盧生黔突無庸何
須墨子掃來敗葉枯枝俱堪作爨試以烹龍魚

鳳大展其才孰謂嘒嘒者易缺誠哉皎皎者易
污形容焦枯面目黧黑恒棄置于鐘鳴鼎食之
家輒見哂于執袴膏粱之輩黃蘗白粥伴落魄
之狂夫葵扇泥爐作窮途之知己司饗殮于婁
室居然白帽先生經煅煉于祝融忽肖烏衣子
弟偕顏氏之簞瓢不朽共范丹之釜甑齊名余
僑寓羊城與君爲晨夕交久矣嘗攜君花前煮
酒月下烹茶始聞太息聲微若疎柳風前鳴秋

蟬之嚙嚙旣而號呼欲泣如長江雨後湧春浪
之涓涓嗟乎閱歷人情冷暖備嘗世味酸鹹拂
拭者誰吹噓何地笑此日真卿乞米且暫耐其
熬煎看他時傳說調羹當並珍于鼎鼐敬揚元
德竊愧黠婁攄寸管之駢辭作千秋之佳傳

殉國名臣

鄞邑謝爲憲僉憲家本大富公生而英穎弱冠
登前明懷宗甲榜用爲刑部主政甲申之年闖

逆僞立大搜在京官之有名聲而富者其實由
閹黨調弄公曾不避權要直許閹倭數四至是
閹欲洩其宿忿指公爲千萬富翁闖賊索之逼
之立取數百萬公辭以家中則有此間則無用
銅夾棒夾之登時殞命罵不絕口事平家中老
幼痛何可言鄆邑時有道士能致鬼現形扶鸞
書其顛末但須作羅天大醮七七四十九日一
日降臨一次置筆研於空淨之室不可窺探至

四十八日夫人固年少思一見其真形破紙縫
窺之則見披髮血污一足踏椅上血尙淋漓一
足在地登時不見外間道士壇上已知之矣每
日收其真跡所書乩語長篇累牘忠孝苦楚之
音居多今其子孫得所書鸞字一一照樣刻就
中有添註塗抹者有成交有不成文者事實只
爭一日半惜哉而道士之書不一月卽爲雷火
攝去後無傳焉公善畫竹時董思白見其畫竹

云若教與可見之亦當推服今鄞人尙有二二
奕奕如生忠臣筆墨固是不同